



汉画像石“二兽角抵”。



汉画像石“三龙相戏”。



岱庙展厅中的汉画像石。

◎捕风捉影

石间亦有春意

□刘水 文/图

我终于逮着一个机会，可以真切地看那两块汉画像石了。不但看得真切，而且我还可以近距离感受到来自近2000年前的一丝沁凉。

画像石1978年于肥城北大留村汉墓出土，现存于岱庙天贶殿西廊坊的展厅。展厅陈列的近50块画像石中，我尤其喜爱“二兽角抵”和“三龙相戏”。这两块画像石都是浅浮雕，地子并未打磨，划痕清晰可辨。

“二兽角抵”表现翼虎与野猪相斗，翼虎自高处俯冲而下，野猪立起身子相迎。透过画面，你似乎能听到虎的咆哮、猪的悲鸣。虎与猪的造型简括粗犷，形成的气氛惊心动魄。在整体画面中，二兽仅占上部三分之一的位置，下部的空白为它们的撕咬争斗留足了空间。

“三龙相戏”为对称式构图，线条更加流畅圆顺，气氛更加活泼欢快。

每次来，我都会在石头前驻足，特别想拍了照片回去欣赏，但一直苦于厚厚的玻璃遮挡。那玻璃的反光无论如何无法避开。

立春这天，我又进岱庙，在东御座嗅过了蜡梅的香，又在雨花道院看过了杏树在红墙上投下的影，随后拐进了汉画像石展馆。室外的温度已有10℃，但展厅内仍是寒气森森。

我一块块石头挨着看起来，在看“三龙相戏”和“二兽角抵”时，意外发现遮挡在画像石前的玻璃没有了。我靠近仔细欣赏，感受到了石头的冰凉。玻璃确实没了！多年的愿望实现了，我竟觉得心头一热。立春时节，有这样的事情发生，我仿佛感受到一种融融的春意，就像萌动的草芽有一天突然拱破了寒冰。

从岱庙厚载门走出来，我又回到灿烂阳光下。仅仅一堵墙，就把历史与现实隔开。我穿过了一个

门洞，恍惚间就走过了2000年的时间。

广场上热热闹闹，正在举行新春庙会。一排排的小吃摊、一处处的套圈游戏场、五颜六色的充气玩具，让人生出“超现实”的感觉。气球飘扬，人流如织，人声喧嚣。在经历了疫情之后，人间的烟火气终于又回来了。

喧闹中，我又想到岱庙里那些透着寒气的画像石，想起莎士比亚《皆大欢喜》中的台词：“忽然流落此地，远离人世的喧嚣，却可倾听树木细语，读遍溪流的文章，石间亦有真意，万物皆有可观，我不愿改变这一切。”

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侵蚀，文物变成了另一种“自然”。驻足停留，你可倾听它们如树叶沙沙般的细语，读它们如溪流潺潺般的文章。冰凉的石头有“真意”也有“春意”，自然、历史、现实、人流……也一样，“凡物皆有可观”。

◎新书岱说

《泰山道里记》序后因缘

□周郢

清人聂钊(字剑光)所著的《泰山道里记》传播广泛，影响深远，究其原因，除作者以30年光阴遍览名胜、严谨精审著成此书外，还得益于当世名公的盛加称许，其中钱大昕、姚鼐的两篇序文皆对此书推崇甚至。钱序称其书“质而不俚，简而不漏，洵志乘之佳者。”姚序则称：“今阅是书，每与余意合，而辨正尤起人意。”钱、姚二人皆当日文坛宗师，姚序更是收入《续古文观止》之桐城名篇，极大促进了《泰山道里记》之学术影响。

此序文后，钱大昕与聂剑光还有两段文字因缘。钱大昕与聂剑光系因李文藻而结识，钱过泰安时，聂以《泰山道里记》稿本奉呈求序，次年钱在京撰就，寄于文

藻。蒋祖诒旧藏《钱大昕致李文藻书札》册中，留有相关文字。乾隆三十二年(1767年)八月初九日，钱大昕致李函云：“布衣聂剑光嘱仆序其《泰山道里记》，前已寄至尊处，想当邮寄付彼矣。”十一月二十四日函又云：“泰安聂剑光所著《泰山道里记》，去年属生作序，今已脱藁，并原书一并送年兄所，便中幸为转达。”十二月十九日函又云：“聂剑光《泰山道里记》，前已送至尊所，望便寄去为感！”钱在次函中，还对《泰山道里记》滥收近人题刻颇为不满：“其书内所载近代人题刻大字，纤悉不遗。鄙意可汰其大半，俗书恶札，徒费楮墨，甚无谓也。”(李经国《钱大昕年谱长编》，中华书局2020年版，第

131—133页)不过此议未称允当，聂书所收明清人题刻，系泰山文化变迁之重要史料，如将此部分删去，其史料价值必将大打折扣。

姚鼐一序今收入《惜抱轩集》，但并非姚自行存稿，而是来自友人搜辑所得。据姚《与陈硕士函》云：“《泰山道里记(序)》三十年前随手写付，承钞来，大增旧游之感。然生平作文自少，如此等遗佚者，要亦希耳。”(《惜抱轩尺牍》卷六，安徽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，第339页)盖乾隆四十年(1775年)姚游岱时，为《泰山道里记》题序，将原稿留付剑光，后书为弟子陈用光(字硕士)所见，寄呈姚鼐，遂得录存本集。

另据严观《师友渊源录·后案》卷二十三《故旧第九门》：“乾

隆三十八年春，先君(严长明)因祖母张太宜人病，进香泰山，得识剑光於岳庙(年代似误，严、聂初识于乾隆二十五年)。”(清严长明、严观撰，马振君补正《师友渊源录》，中华书局2021年版，第899页)严长明《金阙攀松集》有《宿泰安访聂处士剑光兼订岱岳之游，剑光以病不果偕行》云：“高低竹柏隐茅堂，特地过从话夕阳。脚力衰羸登岱屨，目光损为阅碑忙。借来筇竹双枝健，钞得图经一卷强。明发虚无劳指点，天门南去树苍苍。”可见聂氏学术与性情。长明当日亦当有《泰山道里记》题词之类文字，或因其《知白斋金石类签》“抄袭”聂钊《泰山金石考》，致二人晚岁失和，遂未被列入《泰山道里记》中。